

開放文學－歷代筆記－耳食錄二編 第六卷

張碧雲有諸生應豫章舉者，曰張碧雲，稅居觀音寺。其鄰父者，亦張姓，嘗仕末僚，罷官居此。生以同姓故，往投刺焉。鄰父喜，延之，禮數隆異。由是遂投分，往來甚密。已而生報罷，端歸其家，鄰父送之曰：「郎君年少才俊，不鄙老夫，甚辱高義，今如此雲別，何以為懷？」生曰：「會待次科，重承顏色耳！」鄰父曰：「甚幸。」復執手歎曰：「惜哉惜哉！」生亦殊惘惘。別後浪跡吳越間，音問遂絕。

逮生歸，重赴鄉試，已越一科矣。及豫章之郊，見道旁小山一石碣，署曰：「張碧雲之墓。」心甚詫異，已實未死，誰莫斯邱者？而姓名之符耶？低徊向暮，始趨車入城，僑寓城西。

試事既畢，忽憶鄰父，即訪之。至則高柳婆娑，蒿萊沒徑。叩門良久，一老婢出應。向訊鄰父，已下世，絕無子息，其嫗尚存耳。生為淒惻。婢猶識之曰：「子非張郎者乎？」生曰：「然。」婢乃垂泣曰：「吾家慘苦，子尚未知，請見主母而說之。」遂領生進見。一老嫗坐南牀績麻，偃僕昏瞶。婢白客至，通姓名者再，嫗乃驚起，旋復涕洟。坐生於破甌之旁，婢進茶一甌，殆不可飲，生強為啜盡。嫗哽咽而語，不能了了，婢為代述之。

蓋鄰父有女，亦名碧雲，年始笄矣，麗而文。父母憐愛，恃女為性命，相攸數歲，卒鮮可妻者。方生之謁鄰父也，鄰父奇其姓名，及見生，又欽其器宇。女聞其同姓名也，亦數數窺生。鄰父常借覽生所屬文辭，女輒竊觀讀再三，未嘗不稱善。嫗覺其意，告鄰父，欲媾生，而格於同姓，且慮生已婚，莫可為計。會生亦告歸。議遂寢，而女自是每不憚，微吟短歎，漸以流露，羅幃翠被之間，始多淚痕矣。又書己名而繡之，盡藏袖中，夜則置枕下。數月遂病，廢飲食。又數月竟歿。家人皆知女之為生而死也，而生不知。鄰父痛女死，未幾亦卒。

卒後三餘年，生始至，聞婢言之，不禁哭之慟。婢又言女平生雅善筆札，病中悉火之，惟鏡匣中偶遺數紙，得不焚。翁已死，家中無識字者，不知是何語，又不欲示外人，今尚貯故處。生乞取觀之，得詩草二首，詞半闕，及臨寫《黃庭經》一片，而塵溼鼠齧，字句斷缺，蓋不可讀矣。生感女意，再拜於嫗曰：「某庸愚賤子，又忝宗係，誠不敢妄托非愛，辱誣賢女，得罪名教。然銘心之惠，不敢忘也。請妹視賢女而母事夫人，迎歸敝裡，終身依側，申萬一之報而已。夫人幸無辭焉！」嫗泣而許之。生又欲拜鄰父墓及女之墓而後行，忽憶向所經過，乃即女墓也，益悲不自勝。遂返館舍，為文以告女，明日往弔，而焚諸其墓。其文曰：

維年月日，張碧雲焚香酌酒，敢告張張碧去之靈。卿即我耶？我即卿耶？夫陰陽者互結之根株，男女者同開之附萼。引火團土，既聽媾皇；躍冶鑄金，寧為幹將？而拘拘造物，乃限以方隅；擾擾生民，復分其氏族。億萬姓要無二本，五百年誰是一家？且敬宗收族，不少衛仲卿；即別嫌明微，仍多吳孟子。然一源所發，百世不通。誠大義之所聞，孰深情之敢越乎？

若夫事屬憐才，分同知己。描眉黛筆，偷評羅隱之詩；繞指紅絲，欲繡平原之像。閨中感遇，尤榮於流水高山；夢裡相思，絕異乎朝雲暮雨。素心如此，青眼非常。斯則性命之恩，不作形骸之論矣。況乎畫閣藏春，香閨似海；衣緘琥珀，了不聞聲；屏暗琉璃，何曾透影？徒以青衫作客，蘭若偶卜芳鄰；黃石論交，鬆門常尋宗峻。初不識王孫有女，琴瑟相求；更誰問小姑無郎，篋篋自叩？而紅綃聚淚，竟少人知；紫玉成煙，乃由我死。尚安得拘牽典禮，恪守宗盟，反因瓜葛之親，致絕蘅蕪之愛哉！

前者群鴉噪晚，匹馬嘶秋，旁瞻墮淚之碑，宛是葬身之地。笙吹鶴背，豈王喬竟已入棺；錘處囊中，乃毛遂何曾墮井？寧知桃僵李代，蕙薰芝焚。漆燈未！於沈彬，金碗先從於崔女？蓋連蜷青柱，當時未近姮娥；零落紅梅，別後難逢驛使。故飄蓬千里，虛擬投金；宿草三年，未聞葬玉。今則謝家月冷，燕子重來；鄭曲花殘，鸚哥不語。青鴛如故，白鶴無歸。愁深南浦之雲，瘦損東牆之杏。訪陳陶賦詩舊宅，始感啼鳥；開吳女寫韻遺軒，空悲冷翠。鏡台塵掩，印粉留編。研匣雲乾，團香剩字。素旗丹旆，私招芳草之魂；桂酒椒漿，重拜小桃之墓。

碧雲碧雲，卿耶我耶，如影隨形，如響應聲，如蕭艾之同香，如笙簧之合韻。我寧作我，卿自憐卿。本異苔而同岑，亦求凰而得鳳。楊加柳姓，樹合消魂；鳥借花名，鶻應叫血。翠禽臨水，乃辱號於魚師；彩蝶穿雲，幸蒙稱於鳳子。非男非女，何死何生？兩美二難之合異，千秋萬古之聯結。彼紹威結江東之羅，正倫攀城南之杜。相如慕蘭，元歎名雍。但附聲華，猶增光寵。矧襲名於琬玉，遂刻苔華；直同譜於金蘭，長芬齡頰。方為我慶，寧為卿悲？縱復多情，將毋不達？然而身蒸火宅，委蛻仍難；骨冷泉台，迴腸曷已！飛殘絳雪，莫逢山叟之師；搗盡元霜，僅見雲英之嫗。賣珠侍婢，常苦牽蘿；積玉鄰翁，寧容撲棗。西州長慟，徒拜母而登堂；南郭奇貧，願移居而共宅。且也雌雄既判，勿處嫌疑；昭穆雖遙，敢干名分？欲作蒹葭之依倚，宜聯棠棣之班行。接木無痕，連枝有本。九原侍父，鄧伯道不患無兒；四海皆兄，張君瑞何妨有妹？青陽主祀於孤宿，既殊句靈支流；紅拂通譜於虬髯，尤勝朱陳嫁娶。

嗚呼！慈鳩泣雨，行就鵲巢；斷雁鳴霜，將辭鴛塚。墳前玫瑰，詎感行人？門外枇杷，應思故主。幸從親於手足，聊銘德於肝腸。孤霜之感何窮？大雷之書莫寄。冬青樹老，年年風雨清明；光碧堂深，日日煙霞伴侶。固識三生因果，當著《同姓名錄》中；誰將一代容華，更入《續神仙傳》裡？

是歲生復落解，遂與嫗與老婢俱歸。時人稱其義焉。

經數年，生游潯陽。舟既泊，忽一雉拂舵樓過，止於沙灘上。生上岸欲攫得雉，雉且飛且止，生漫逐之。行稍遠，雉噢然一聲，穿樹而去。卻見樹間一老人呼生曰：「郎君何為？尚識老夫否？」生審之，則鄰父也，驚喜曰：「公固無恙耶？」鄰父曰：

「幸無他。暮眺江流，偶出於此，不謀相遇。」生問其所居，鄰父曰：「循平林而西，敝居斯在。便請相過。」

生從之半里許，乃至，因高墉而深宅也。生執子婿禮，從容展問。鄰父曰：「別後攜弱女，卜築於此數年矣。感湧厚愛，未嘗去懷。」生詫曰：「女公子亦無恙耶？」鄰父曰：「固在。」使人謂女曰：「汝兄至矣，宜出見，勿復為嫌。」有頃，女遲回而去，眉黛凄然，無語，即退。生亦睨視歎惋而已。既燈，聞呼門曰：「夫人至！」門啟而嫗入，鄰父與生起逆之。女聞嫗至，亦趨出相見，各悲敘。生愕然訝嫗在吾家，焉得至此？嫗乃謂生曰：「吾本欲俟汝為別，僕御在門，不容稽延，怏怏就道，今反晤於此，實出望外。」遂述生家中事甚悉，且曰：「老婢尚留備役使，未與偕來。新婦且病，可即歸，然終吉無患。」將曙，鄰父促生行。各相涕泣，送生至故處而別。

生恍然如夢覺，遽返舟。且而跡之，野岸空林，固無村落，有社令祠焉。社令之旁，新塑夫人像，深為嗟異。度嫗必已死。社令乃鄰父也。亟棹舟還家，嫗果以是日暴卒。生婦亦果病，亦尋愈。其他家事，悉如嫗言。

鐵丸

聞某公言：昔曾遇遊客，類三齊年少，布衫廣袖，腰繫夾袋，內定二鐵丸，別無長物。或問丸所用，答曰：「弄具耳！」或延拆字者於家，問叩紛然。客至，見之曰：「此亦拆字耶？」眾問：「客能乎？」曰：「亦嘗學之，然不能若是。請各心識一字，餘乃能測之。」眾異其言，竟試之，無弗符者。次至一人，客忽躊躇曰：「君之所識『天』也，而字不類。」乃取筆，畫形作國書「阿補喀。」「阿補喀」者，國語，言天也。其人果識「阿補喀」。蓋欲變文以驗其術也。遂笑曰：「良然。」其神異如此。或曰：「人苟造意，子必知之，何以待子？」客曰：「不知也，此特以機相觸耳！」

他日之郊外，逢彈鳥者數人，適人隼戾空，客使彈之，彈鳥者謝曰：「高矣疾矣，非弓徽所及。」客笑曰：「易耳！」即袋中鐵丸拋之。隼應手翻墮，胸已洞矣，丸故在客手。

廬山僧

近有某人裹糧游匡廬，重趼不息，至紫霄峰下，石室軒然。有僧破衲枯坐，兩目上臉覆下寸餘，知其異人也。再拜而問，僧撥開一目視之，晃晃如碧玉有光，歎曰：「噫！爾奚以來？餘，爾祖也。」某訝曰：「吾祖歿時，某尚未生。即於土五十年矣，安得在此？」僧曰：「向實蛻化，爾父不知也。」乃道其世族事狀，悉符合。某泣拜曰：「果吾祖矣！聞祖平生好內典，不圖竟證佛果。今幸遇祖，何以令之？」僧曰：「爾非此中人，宜便去！」某涕泣不捨，乞留一宿，許之。訪以後事，悉不答。

比夜，千山皆暗，獨石室光明如晝。僧曰：「爾畏乎？」某曰：「祖在，亦何畏？」僧徐舉指彈坐旁石壁，壁忽辟一舍，使某處其中。戒之曰：「倘有所睹，勿畏，亦勿語，勿出。今夜適有事矣。」某應諾。俄聞風颼颼起林間，萬木怒號，有鬼魅無數墜入石室。僧搖首者再，乃見小人百十，自僧兩耳出，如連珠激箭，執兵刺鬼。鬼悉遁，小人復還耳中。頃之，復有奇鬼修修然參伍而至，藍身巨吻，類夜叉。僧張口噓道，則一石墮地分裂，盡化為力士擊鬼。鬼又遁，力士亦隱。某戰慄齒叩，僧曰：「未已也，無恐！」旋聞崩崖裂壑，砰訇不已，有二人屹立如山。僧大放兩目，二人忽縮小，各入一目中，目即閉，聲亦遽止。已而梅檀氤氳，仙樂鏘然，幡幢隊來，金光灼灼。僧即下座，作禮訖。便解衲衣，胸乃洞開，恍見一人端坐其中。僧遂冉冉升空，俄頃而杳，天亦曙矣。

某出，拾得履一雙。歸白其父。父見履泣曰：「爾祖斂時所著也。」

鼯

某公子嘗養鴿。所居宅五區，閎敞深邃。東偏有小門，達於長廊。廊有旁室，架木為鴿巢百十如窗櫺，以卵以雛，鴿以蕃息。一夜，忽失鴿數十頭。公子疑，夜持棒伺諸巢下。已見有鼯鼠長數尺，徑來取鴿。公子突擊之不中，鼠人立相向。躍登公子頂，齧其衣領。俄而群鼠紛至，共圍公子。公子大嘩，僮僕共操具來。鼯乃引去。公子怒曰：「是何可耐？」

旦日，偕數僕持兵赴之。將入旁室，聞門內言曰：「姑勿來，來且不利！」從者懼，皆止公子。公子曰：「鼠輩詐嚇耳！」排扉徑入，則見鼠睛眩然。如萬道金星，縱橫巢上，懼而退。

是夜跳踉百端，若有大木從屋拋下。燭之，無有也。南壁窗圍廣可逾尺，規以玻璃，乃有白面映窗，大與窗埒。而北戶有物，觸扉求入。僕輩大怖，共相抱持。公子拔劍奮臂曰：「吾將止於此耶！將焉避之，若猶未也，妖何能為？鼠輩無逃，吾與爾並命矣！」於是二物並隱去。後亦不復出。

韓五

國初，寶應縣捕役韓五者，貧不能炊。思常捕響馬，姑試一效之。為計良處，乃從人假羸馬，挾弓矢而出，伏於麥隴之幽。

是時大亂初平，流亡未夏，道路之間，尚少人跡。亭午，始見一騎緩緩來，台笠深衣，掛囊於鞍，略類商旅。韓五私計盍一利市，引弓呼之曰：「速解爾囊，束且畢爾命！」矢乃發。客從容舉鞭拂之，矢旁落。又發亦如之，五矢不中。矢盡，韓恐，策馬走。客笑曰：「行劫者返避人耶？雖然，爾焉逃？」俄聞風聲肅肅，客追已將及，則短衣執刀，叱韓曰：「毋走。」韓度不可脫，亟投馬下，叩首乞命曰：「良以母老待哺，不得已出此。今乃出試，不圖誤犯壯士，幸寬宥之！」號泣戰慄。客諦視之曰：「爾尚謹樸，姑貸爾，隨餘來，勿恐！」韓懼，勉從之。

行十餘里，入一山，甚邃，叢樹間得穴焉。進之甚暗。半里許有光。既而屋舍忽見，客引韓入內。則先有數十人在，多虬須彪眼，衣巾偉岸，見客起問：「十四兄來何暮也。」客滑稽數語，眾目韓，皆大笑。已而酒饌堆埒，規地而會，序列兄弟之次，以韓殿席焉。飲啖甚壯，言論豪猾。比暮，華燈明炬。照燭林野。夜中縱橫醉臥，手足相枕藉。韓惴惴然莫知所為，竟夕不成寐。明日眾醒，客為韓請曰：「此人尚有母，貧不能養，殊可矜憫，宜少資潤之。」皆曰：「諾。」各探囊出金錢珠貝不等，無慮數千金，以授韓。韓惶恐拜謝，客曰：「視爾馬弱，焉能致此歸，吾仍送爾行。」一人曰：「我曹亦散耳！後二年當期於山東。」皆曰：「諾。」遂拱手各去。或獨行，或侶行，或東或西，頃刻都杳。

客乃與韓俱，謂韓曰：「盜豈易為哉！諸君皆技勇絕人。故馳驟綠林，鮮有失敗。吾亦有薄技，使爾觀之。」袖中出匕首，指前椿樹第三株標枝東接者曰：「吾截其某杈。」擲之，杈落，匕首故在手。又別擬之，三擲而三中。韓咨嗟驚詫。客曰：「爾向者太孟浪，幸遇我，倘值吾兄弟之暴者，爾作此樹杈久矣！」韓唯唯，請客示姓名，誓圖報效。客笑曰：「無須爾！吾屬雖肝人喋血，其實行雲流水耳！散游天下，率二歲一期會，雖數千里不失約，此外無知姓名者，爾何問為？」

既至韓門，解所贈囊擲地，曰：「吾往矣！」已縱馬絕塵而去。韓賴其資，遂為富人。

易內

有甲乙相善者，乙妻有姿，甲通焉，乙知之而弗禁也。他日乙偶自外至，獲甲於牀，佯怒，甲叩頭曰：「若不深責，願以荊婦薦枕席，易內而處，亦猶行古之道也！」乙許之，與之期而縱之。

甲歸告諸婦，婦不可。甲無以謝之，固強婦。時甲兄養疾於外，嫂不節，婦因獻策曰：「請說嫂而代之。」乃詭言甲實他往，已苦畏，挽嫂共宿，故為嫖語以蕩之。伺其已寢，托如廁暫出，使甲以乙往，而己之嫂室宿焉。於是嫂竟與乙狎，甲亦趨乙家，尋其故歡。

是夜甲兄忽歸。甲婦已熟寢，其扉闔而弗遂。甲兄入，徑登牀，以為妻也，啟衾而憑焉。既亂，乃知為弟婦，各秘之。

其後甲乙隙於末，交相抉露，以為謗，事遂彰。

非非子曰：以媼易妍，甲誠巧矣。以妯易娣，甲妻又巧矣。孰知冥冥中更有巧於易者哉！天道耶？鬼神之戲耶？吁，可畏也！

石先生

葉生者，文而綺者也。嘗游楚，至襄漢之間，資匱不得返。不得已為卜者以市，間亦懸中。某氏神之，遂主於其家。主人故服賈，不常歸。比鄰類業樵牧者，非問卜，亦率不至。葉生既苦其旅而獨也，短構微吟，以思以歎。

一夕，忽有排扉者，顏蒼然而無鬚，身儻然而短，正步端視，殊類有道。葉生起逐之，問其姓，曰：「石」。其居，曰：「鄰。」且曰：「吾居此舊矣。聞子也才，故就子。」葉生謝焉，稱曰：「石先生。」先生謝：「不敢。」揖之坐。再三，然後就賓位。與之言，頗根實，葉生竊喜，以為遭先生晚。將曙，先生辭去，送之出戶，則固辭。請其廬而造焉，則又辭。且曰：「必若是，不復敢見矣。」葉生曰：「敬諾！」先生為反闔其扉，然後去。

於是夜定輒來，來必讓而坐，坐必肅。葉生容或不莊，謔言或稍稍戲笑，輒不悅，然後知先生迂而固也。亦漸漸苦之，然始終敬之不敢懈。

一夕對月賦小詞遣意。先生來，遽索觀之，未竟，艷然怒，抵詞於地曰：「奈何為此耶？」遂起行。葉生惶駭，問其故，不答。追謝之，不顧。出戶十餘步，僕而滅。葉生驚，且視其處，鄰父係牛石在焉。

瘋道人

有瘋道人者，敝裘一襲，冬夏服之，忽哭忽笑。人問：「哭何悲？」曰：「無悲。」「笑何樂？」曰：「無所樂。」遇人輒拜，亦無所求也。語無倫次，如風雨之迷離，雷電之倏忽，往來齊趙間，人皆呼為瘋道人。

傳菊衣嘗赴貴家宴，道人在焉，飲噉兼數人，杯盤俱為之罄。眾頗鄙之，而菊衣獨奇其量。他日，乃招道人飲，道人欣然來。菊衣為具豚肩羊胛各十簋，雞彘屬稱是，殺載皆大饗，絡繹竟日，至則盡之。酒亦無算爵，終不醉飽，及暮而止。菊衣問之曰：「道人日食幾何？不常飢乎？」道人曰：「吾食亦不飽，不食亦不飢也。惟向在東海，羅氏姑遺酒二十斛，飲而甘之，飛斛三日，不覺徑醉耳。尚有未盡者，來日當與君傾之。」遂別而去。

次日亭午，道人始來，笑曰：「昨歸逢故人，邀與共弈，竟忘宿約。棋罷，始憶之，真倉卒主人，可便行矣。」引菊衣至一廢圃，坐空亭上，幾榻之外，他無所有。菊衣意其誑，欲辭焉，未發也。頃之，見雙鷺在霄。道人招之曰：「速來，客不耐矣！」鷺

墮地，化為兩童子，一捧壺，一執盞。道人酌客曰：「且潤渴吻。」菊衣異而飲之，果佳釀也。既而珍饈殊品連翩而至，送觴者、行炙者、擊脯者、送果核者、具湯者，皆名姝妙選，供帳之盛，人間未有也。

泊暮，菊衣起辭，道人挽留曰：「嘉賓既臨，更當卜夜，但無燭奈何？」乃顧語雙鬟最麗者往請明月來。須臾，雙鬟反命曰：「來矣！」俄見白光起於東南，如玉山千仞。遙遙泛空。漸近，乃是一仙人，週身洞朗，躡虛而至。仙風道骨，軒軒若霞舉，而殘醉未醒，衣中尚作酒氣。女從數十人，皆具殊色。於時雲氣幕天，萬星滅沒，獨圍中花草樹石，盡在月明中。菊衣踟躕下拜。仙者亦抗禮入座，連引巨觥數十，舌本粲花，談詞英妙，間與道人論說，語多玄著不可解。夜將半，道人曰：「世無此樂千年矣，盍歌舞以盡歡乎？」仙者曰：「善。」一妓前席，捧玉盤，貯紅籌數十，刻翠篆書各二字，有縈塵、集羽、雙拂、合蟬、陽阿、結風、虛影、海眼、橫影諸色目，蓋舞籌也。使菊衣探之，得虛影，於是祭者數人，騰衣拂袂，飛翔空際。亭中麗影蹁躑，如錦水生波，輕雲幻彩，覺一時風露蒼涼，松竹動搖也。

仙者曰：「舞妙矣！誰為歌者？」一妓應命發聲，歌曰：「春風東來忽相過，金樽綠酒生微波。落花紛紛稍覺多，美人欲醉朱顏酡。青軒桃李能幾何？流光欺人忽蹉跎。」玉簫珠含，頗極悠揚纖婉之致。一妓繼歌曰：「白兔搗藥秋復春，嫦娥孤棲與誰鄰？右人不見今時月，今月曾經照古人。」仙者笑曰：「誤矣誤矣！乃今人不見古時月也。」妓曰：「今人不見古時月，古人亦誰見今時月哉？」

仙者歎息，因舉杯屬菊衣曰：「公聽此語，猶不痛飲乎？」菊衣故不勝酒，為浮一大白。仙者拔侍者佩劍，起舞亭中，已而倚劍朗吟，顧侍女擊篋書之，以示菊衣。菊衣讀而識之，詩曰：

海風蕩八表，雲氣低漫漫。
仰首睇飛鴻，宇宙何其寬。
磨劍蓬萊頂，芙蓉開紫瀾。
俠氣何足仇，壯氣鳴心肝。
談笑殺兩蛟，翻身跨孤鸞。
道逢赤松子，飲我瓊漿寒。
一醉五百年，仍臥三神山。
當時相識人，輪轉沙塵間。
十萬紫宮女，大半非朱顏。
雙淚不可涸，下救溟渤者。
卻聽雲和笙，還求神鼎丹。
朗然化片月，流光照人寰。

仙者吟竟，復引十餘觥，大醉辭去。夜復黑，道人更燃松節繼之，謂菊衣曰：「此李青蓮先生也。」菊衣訝曰：「頃言明月者非歟？」道人曰：「子未識乎？月者才人之化身，匝月而一代。盈虧出沒，其氣數然也。然古今以來，不過數人，循環相照，今適是青蓮。吾與有舊，故延之來耳。」菊衣曰：「世傳先生為長庚，又言為東華上清監清逸真人，又言掌篋奏於嵩山，今又為明月，不亦岐乎？」道人曰：「神仙星月，初無定位。不足疑也。」言次，東方白，菊衣乃歸。道人自是不復見。

惡蠅

昔有惡蠅者，日操砧杵擊蠅。蠅集父者，大怒，槌之，父腦裂死，而蠅飛去。有司以弑父論，置極典。嗚乎！彼非不愛其父也？惡而妨愛，君子愚之。

宋先生

江寧藩署，徐中山王故第也。署後一樓，扁鑰甚固，莫敢登者。

乾隆十五年，德方伯者在官，乘醉登之。凝塵尺許，而幾榻甚淨，略無纖埃。德異而退於戶下，拾一紙巾箱，小方寸，內貯一冠，類梨園襍頭，攜下樓，置諸案間。是夜夢中山王至。白哲長髯，金冠鱗玉，怒之曰：「賓客過我，以汝故解散。宋先生遭其冠。汝拾之，宜亟還之。否且禍汝！」言區即去。德遽覺。

黎明出廳事，且謁長吏。將升輿，見一青衣前啟曰：「奉主君命前來取帽。」德悟，急令取巾箱與之。青衣忽不見。德深駭異，意宋先生者，必景濂也。旋具牲體，祭而謝焉。遂局樓如初，莫敢登者。亦無他害。

金陵樵者

靖安舒四長，好拳勇，閱數師矣，顧自謂弗善。去之金陵，登某甲之門。甲勇聞通國，生徒甚眾。居數年，略盡其技。

一日，師徒游大市，遇樵者負薪疾過，誤裂甲衣。樵惶恐俯躬謝。甲馬攔其面。樵慍曰：「誤而謝焉，亦足矣，何遽攔我？」甲以己素力擯人，無不僕者，樵乃不僕，且抗言，愈怒，遂拳之。手未及樵，甲反僕。其徒皆駭，相顧莫敢近。市人無不笑者。樵責讓數言，徐徐負薪去。

舒異之，潛尾出城數里，得荒村茅屋一區，樵者入焉。舒拜於門外，求為弟子。樵反顧，訝曰：「子何為者？」舒曰：「公適所僕者，吾師也。知公神勇，故舍而從公，請卒為弟子！」樵辭以無能，徑入不出。舒徘徊門外。久之，詢諸其鄰：「樵者何人也？」鄰人曰：「是嘗徙此，莫知其姓名。有母焉，老矣。日給於樵，甚孝也。」舒遂歸。

旦日復往。伺樵既出，登堂拜其母，出百金為壽。母亦詫不肯納。舒具陳己意，欲母語樵。使卒為弟子。母許之。

樵歸，得母命。且感其意，謂舒曰：「苟有薄長，敢不以相授，然請兄我。毋師我。」舒從之。樵引至屋後，有石坡甚峻，軌轍如繩，下有磴，重三四百斤，使舒掇之，僅能舉。樵以足蹴磴輒而上及於坡頂，輒輾而下。又蹴之，如是十數，無困色，曰：「筋力久弛，聊以此當運甕耳。」飲舒以藥，使習之，久而能焉。遂教以煉形攝氣之法，週身如鐵，巨槌撲之，皆反躍。以腹貼牆壁及屋樑，能行而不墜。

積十餘年，乃辭歸，賣漿豫章城。遇人謙謹，若無能者。或言蓋無敵矣。聞者多不信。群不逞詣之，請與角。舒謝曰：「諸公皆壯士，餘何能？餘何能？」請不已，乃曰：「雖嘗學之，然甚劣，竊欲觀諸公技勇，使習而進焉。幸甚！」眾許之。

相與之野外，各呈其能。舒觀而哂曰：「甚善！」從欲試舒。舒曰：「若欲試我者，則毆我。」一少年應聲毆之，甫引拳，忽反僕。少年羞怒，出鐵杵，悉力擊之。舒挾持其杵，作色曰：「太惡劇，是欲死我乎？」乃弛衣服裸而立，曰：「來來，共攻我，我不畏！」於是手足器械，交至如雨，舒屹然受之，眾紛紛墮跌。黠者乘虛擊其腎，如擊石焉。眾始懼，羅拜請長其曹，乞勿揚於人，以敗其譽。舒笑曰：「吾以自娛耳，豈欲與諸公競短長哉？幸無慮此！」眾益服其量。

由是舒名噪一城。接見賓友，或反臂握手，當者則痛，器具入手，往往破碎。其力如此。今死矣。死時，遺紫血數鬥，甚慘楚，藥故也。嘗曰：「吾能氣行耳，樵乃能神行，不可及也！」樵蓋秦人，嘗為盜，已乃改行，變姓名，遁居金陵，奉母以終雲。